

中国 **新锐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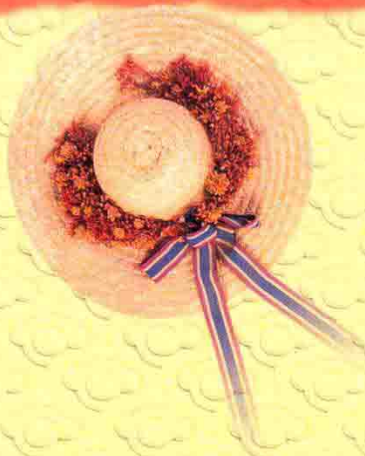
作家作品文库

那些青春如诗的日子

【曹忠长篇小说作品】

文学永远是年轻的，文学永远是年轻人的。曹忠写的是青春小说，青春的气息弥漫于字里行间，处处飞扬着青春的感召力，让人从中感受到人生的美好。
——马步升（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

曹忠◎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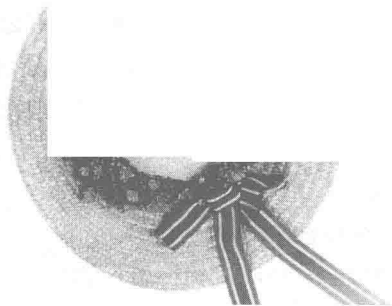
中国 **新锐派**

— 作家作品文库 —

那些青春如诗的日子

曹忠长篇小说作品

曹忠◎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些青春如诗的日子 / 曹忠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7.4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407 - 2

I. ①那… II. ①曹…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3551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刘瑞彩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 话 010 - 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 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407 - 2/I · 0251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14.5 印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差错·负责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那时候，诗歌是一生的事业	4
第二章 你这招真高	18
第三章 一切都会过去	25
第四章 小巴恋爱了	39
第五章 我们成立诗社了	47
第六章 我们被狠狠伤害了	57
第七章 他是一沽名钓誉老流氓	65
第八章 夜风中抽着八块钱一包的紫兰州	71
第九章 我决定开始另一种生活了	78
第十章 她竟然是婊子	86
第十一章 她们淹没在一片金色的夕阳中	94
第十二章 蓝姬8号酒吧	106
第十三章 我们一起跨年吧	114
第十四章 我们就像玻璃屋子里的鸟	123
第十五章 我真不是故意要欺骗你	132
第十六章 那时候，我在韭菜街小学上学	139
第十七章 她将头埋在我的胸口，安静得像只猫	149
第十八章 她给我留下了一张纸条	155
第十九章 我已经好久没有哭泣了啊	163
第二十章 赵青青再次消失在我的世界	170
第二十一章 我要做远方的忠诚的儿子	175

第二十二章	他原来是一个无比肮脏的小人·····	184
第二十三章	火车将我带离 L 城的时候，我哭了·····	192
第二十四章	那年，我青春年少，她貌美如花·····	202
第二十五章	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09
第二十六章	汉阳的天空阴沉一片·····	218
后记	海潮终将倾覆大地·····	225

楔子

夏天

如果这条街没有鞋匠

我就打赤脚

站到太阳下看太阳

我想到在白天出生的孩子

一定是出于故意

你来人间一趟

你要看看太阳

和你的心上人

一起走在街上

了解她

也要了解太阳

夏天的太阳

太阳

当年基督入世
他也在这阳光下长大

——海子《夏天的太阳》

再次见到亚哥已经是十年后的事，我们已经成了被岁月磨平了棱角的老男人。

在越来越资产阶级的蓝姬8号酒吧，穿着假冒名牌的一对对大学生情侣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喝酒聊天，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气息。豪华的包厢里，丑陋的女人靠在帅哥的肩膀上哭泣，漂亮的姑娘在富有老男人的怀里撒娇。厕所里吐得一塌糊涂的狼狈少年，大厅里喝醉了酒红着眼睛大声朗读海子诗歌的年轻诗人。

一切都还是当年的场景！

我无比惆怅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然后我看到了亚哥。他坐在以前常坐的那张红色沙发上，眼神呆滞。

他抬起头来看到了我。

我想叫他，张口的瞬间，发现声音如失语般暗哑。世界在那一刻像被无尽的岁月海潮倾覆，瞬间安静下去。

不同于十年前见面时的热情拥抱，我们客客气气，甚至看对方的眼神都消散了往日时光里勃发的英气。

谁也不会想到，在我们那被叫作“青春”的日子里，我们曾无比的任性、疯狂。在酒吧里喝得烂醉，在暮色苍凉的北方大街上，借着酒劲儿大声背诵海子的诗歌。

十年前。

十年前，我对赵青青说，不论发生什么，十年后我都会来看你。

十年前，我对颜颜说，我会爱你一生一世。

十年前，我的名字叫曹小木，是一个三流诗人，常在一条浑浊的大河边朗诵诗歌。十年前，我走路比风还快，却常在夏天盯着街上漂亮姑娘的大腿目不转睛。十年前，我笑声淫荡，抽着八块钱一包的劣质香烟，在一座无望的城市和我的诗人朋友们谈论着我们崇高的诗歌事业，

做着代价高昂的梦。

十年前，那些我遇到的诗人：小巴、亚哥、老罗、火柴、阿亮……那些我爱过的女孩：张晓、赵青青、颜颜。十年后，他们仿佛都被岁月的海潮倾覆了，他们真的存在过吗？他们是否真的来到过我的世界？

第一章 那时候，诗歌是一生的事业

旧菊花很安全
旧枣花很安全
扞摸过的一切
都很安全

地震时很安全
伴侣很安全
喝醉酒时酒杯很安全
心很安全

——海子《坐在纸箱上想起疯了的朋友们》

那时候的L城，诗歌早已经在与物质金戈铁马的战争中被干得一败涂地。即便是在文学圈子里，风光活跃的也是写小说的作家。那时候，写诗已经沦落成了许多大学男青年追女孩的手段，那些真正把诗歌当作人生事业的人如同沧海里的破船，总是一副落魄的衰样。

亚哥是个例外。

亚哥身材高挑，肤色雪白，梳着寸板，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他总喜欢穿看起来很潮的花衬衫，嘴角总是留着温暖的笑，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许多姑娘慕名来到他身边，倾听他读诗、讲黄段子，在亚哥小小的出租屋里，从不缺少漂亮的女人、诗歌以及黄色笑话。因为亚哥，我真正喜欢上了诗歌，喜欢上了那个外表看起来无比优雅圈子。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参加他新诗集的发刊仪式。

那是1998年的春天，阳光倾倒了—座北方的城池。

破旧的蓝色桑塔纳在滨河路上飞驰，车上除了我还坐了另外两个文艺青年：小巴、火柴。

我和火柴是学校文学社的负责人，小巴是隔壁学校的一个文学青年，他认识火柴。火柴介绍他的时候，他热情似火地和我握手，死死地拽着我的手，高兴地说道：“你好，我叫小巴，大小的小，巴豆的巴。”

小巴表面看起来很温和，但了解深了就知道他是个特聒噪的人，话匣子—打开就关不住，声波到处寸草不生，而且脾气特大！

在车上，我们就像是下来“走穴”的大牌作家—样，将L城里数得着的作家都评头论足了一遍！互相吹嘘见过某某大作家，和某某大作家吃过饭，小巴甚至吹他和某某作家—起逛过红灯区！

开出租车的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戴着眼镜，听到我们吹牛皮，不住地在后视镜里用贼贼的小眼睛瞅我们。在那块小小的方方的小镜子中，小巴穿着一件乌七八黑、许久没洗的棉衣，火柴和我头发乱如鸡毛！

戴眼镜的四眼出租车司机想必是读过我们刚吹嘘的那些作家的某些作品，所以，严重怀疑我们谈话内容的真实性！

当然，我们也不全是吹牛，那些作家我们倒是都见过，也—起聊过天、吃过饭，只是人家现在不一定还记得我们。

司机在—立交桥下将我们放下，满脸堆笑。

“哥儿几个，实在不好意思，前面堵车了，只能将你们拉到这儿了，你们再往前走二十分钟左右就到了。我还要去加油，不好意思啊。”

他说话的时候，贼贼的眼睛—直盯着我们，所以显得很真诚，我便相信他那快要散架的破车可能真的需要去加油。于是，我对小巴和火柴说：“我们还是走过去吧。”

小巴说：“好个鸡巴，我们还要赶时间呢。你不把我们拉过去，我们就投诉你！”

小巴差点和出租车司机干起架来，被我和火柴劝住。

“小巴，如果和他干起来，我们就真迟到了。现在我们走快点的话还来得及。”

小巴气呼呼地走掉，火柴好心地去给司机付车费：“对不起，师傅，您多担待。”

四眼司机一边把钱往口袋里塞，一边甩脸色给我们看。我们都听清楚了他在哼唧哼唧地暗骂我们。

“一群装逼的哈怂！”

小巴转过身来，指着司机：“你狗日的有种再把刚才的话说一遍？看老子不打折你双腿！”

那司机钻进车里，回骂道：“打啊，打折了才好呢，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赔死你狗日的，老子还巴不得你打呢！”

小巴捡起地上的一只啤酒瓶过去砸人，四眼司机没料到小巴还真敢，一脚油门起步开溜。小巴一啤酒瓶砸过去，砸到了路边防护栏上，瓶身四分五裂，几乎溅到了我和火柴身上。

我说：“快些走吧，这里有监控。”

我和火柴将怒气冲冲的小巴拉走。他一边走一边在嘴里碎碎念，骂刚才那司机，像极了祥林嫂。

因为和司机吵架，我们迟到了。赶到的时候，发刊仪式已经开始。

聚会的地点选在一家叫蓝姬8号的酒吧，青年诗人冬野在门口接我们，我很早就听过冬野的名字，见到本人后第一感觉就是不像啊，想象中的冬野应该是帅气的小伙子，满腹才华，风度翩翩。但眼前的冬野却是一个满脸青春痘、不修边幅、胡子拉碴的中年老男人。当然，作为一个中年老男人还长青春痘，说明诗人冬野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写诗上都还有着不竭的激情。

亚哥包下了整个酒吧，灯光昏暗、音乐流转的酒吧里坐满了诗人，还有L城各个高校文学社团的负责人。

酒吧里一片喧嚣，不论男女都在死命抽烟。

我被呛得头晕眼花并剧烈咳嗽。

“小木，快把烟点起来。”

小巴说完就掏出红塔山给大家一一点上，我猛吸了几口后感觉好了很多，但头依旧很晕，眼前人影幢幢。我脸色惨白，瘦弱得如同枯枝的手指也开始发白。小巴看到我的脸色吓坏了，要我出去透透气，我说没事，跌跌撞撞地要去厕所洗把脸。

我晕得分不清方向，挤过酒吧里拥挤的人群，四处问人找厕所，忽然间，我像一根木头桩子一样定在了原地，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诗人周子。他捋着长长的胡子，仙风道骨般坐在酒吧中央的一张椅子上和周围的一群女学生聊天。

周子是L城诗歌界的领袖，在L城享有崇高的声誉，甚至在全国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我有些慌张地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发现我没带笔和本子。

我急急忙忙地转身回去找小巴，他将自己的速写本和笔借给了我。

周子身边围了很多人，我挤到他身边，蹲在他跟前，他的脚几乎要踢到我的鼻子。

“周子老师，你好，我叫曹小木，很高兴能见到你本人。你给我签个名吧。”

我说话的时候一脸淡然，但暗中一直抓着我的膝盖上的破牛仔裤，努力克制自己的头晕和激动。

他拿过本子，哗哗在本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没看我一眼就将本子扔还给我。

我还想和他说话，他却不再看我，低头继续专心和身边的女学生聊天。

“谢谢周子老师。”

我站起身鞠了个躬就离开了，按照我的性格；遇上这种傲慢至极的货色，我会站起来一脚把他踢翻在地，可是，那天我忍了！

我一脸不高兴地回到小巴身边。小巴看到我脸色更差了，问我是不是没签上名。

“签上了，喏，这不是吗？”

我将本子递给他看。

“小木，这边，到这边来！”

火柴隔着人群老远就向我挥手。

我把自己快要僵硬了的身体挪了过去，发现角落里还坐了几个文艺青年：亚哥，老罗，还有曲梁。

三个长发青年都是一副艺术家打扮，今晚的主角亚哥身穿一身亚麻色的西装，黑色的边框眼镜，显得干净利落。

亚哥的旁边坐着穿长袍的老罗和帅哥曲梁。

诗人老罗不怎么说话，坐在沙发上用忧郁的眼睛看着我们，一个劲儿地抽烟、喝酒。

曲梁是个标准的帅哥，身形挺拔，眼睛里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温暖的光芒。蓝姬8号是个典型的小资酒吧，酒吧里一刻不停地放着悠扬的钢琴曲，曲梁穿着黑色的紧身T恤，端着酒杯，标准的绅士！

我跟小巴说，我要是女的也会爱上曲梁。

和绅士诗人曲梁的优雅不同，来这里的许多诗人朋友们将小资情调的蓝姬8号变成了菜市场 and 夜市的混合体，走廊里喝醉了酒的少年破口大骂撒酒疯，坐成一圈讨论诗歌的大学生声情并茂、唾沫横飞，还有无数在昏暗灯光里忽明忽暗的烟头。我的诗人朋友们，都觉得只有酒精和烟草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而诗歌把他们和酒鬼、烟鬼区分开来。

老罗说，一个好的诗人必须是一个烟鬼和酒鬼，女的除外。

我想，我不是一个烟鬼也不是一个酒鬼，更不是女的，所以，我成不了一个优秀的诗人。

酒吧厕所里弥漫着浓烈的屎尿味和烟酒味。我隔壁的人不知道是在拉屎还是在撒尿，隔段时间就会发出点怪响。

“不在！”

隔壁传来一声尖锐的女声，立马又寂静下去，吓得我差点从马桶上滑下来。

这他妈的是女厕所?!

不对，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有专门给男士准备的小便器，是男厕所无疑。

我一下明白隔壁发生了什么。厕所里混合着尿尿味和烟酒味的空气忽然香艳起来，我像偷窥了什么不能看的事一样，羞愧得想急切离开！

我轻手轻脚地推开厕所隔间的门，像一个偷盗未遂的贼一样蹑手蹑脚地往外走，隐约听到男生在说：“走了，好像没人了。”

在门口撞见一胖子进厕所撒尿，我想，厕所里那对男女肯定把那胖子的祖宗问候了一遍。

在洗手池洗手时仍感觉空气中有股香艳的气息在扰动，我的头更晕了。

水一股股地从我的手指中间滑下去，我看着那些在我的指尖流动的晶莹液体失神，仿佛它们能开出花来一样。

胖子撒完尿站在我旁边洗手。他一身彪悍的肥肉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洗完一甩手甩了我一身水。

他急忙掏出纸给我擦，边擦边说：“老兄，真不好意思啊。”

我的声音已经沙哑，咳了几下后淡淡地说了句：“没事的，都是朋友嘛。”

他说：“就是，都是朋友嘛，你也是来参加这次诗歌会的？”

我说：“是啊，是啊，大哥你也是？”

“是啊。我叫阿亮，敢问兄弟贵姓？”

“叫我小木就行了。”

洗完脸，我清醒了好多。

胖子阿亮是个很爽快的人，和我报完了家门后就拉着我去他的桌子喝酒。

诗人冬野主持了亚哥的诗集发刊仪式，在发刊仪式上，冬野首先隆重介绍了出席这次发刊仪式的德高望重的周子老师。冬野在讲话中讲道：“周子老师是我们L城诗歌界的领袖，也是L城诗歌界的骄傲！”

冬野越说越激动，他慷慨激昂的讲话点燃了酒吧里大多数人的激情，他们都向周子投去无比崇拜的目光。

“周子的诗其实写得跟屎一样。”

亚哥点了一支烟，对周围的我们低声说道。

我不由得多看了一眼亚哥，长头发下的西装穿得一丝不苟，甚至领带都打得和风纪扣一样严肃。

这样的人不像是个叛逆的人，但他却敢说出周子的诗像屎一样这样的话，那就是他的诗特牛！

我不由得拿起桌子上的《亚哥诗集》开始翻看，我被震撼到了。亚哥诗歌的成熟度完全超出了他现在的年纪，我一口气读了十几首诗歌。

“亚哥，你的诗写得真好！”我由衷地说。

冬野正按照程序请亚哥上台讲话，他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笑嘻嘻地说：“晚上我请你喝酒。”

说完，他就上台去讲话了。他在台上讲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比如他很喜欢周子老师的诗歌，完全忘掉刚才他在台下说的话！

主办方设计了互动交流环节，现场诗歌朗诵。

那天，我们来参加诗集发刊仪式前，主办方曾通知我和小巴带上自己的诗歌去现场朗诵。

朗诵环节开始后，主持人很快就叫到我的名字，我带着我的诗稿上去朗诵。那是我上大学以来第一次朗诵自己的诗歌，很紧张，几乎不敢看下面的人。那首诗叫《写给姐姐和青海湖》。

大西北的青海湖
在青海湖的咸水里
我看你
姐姐
在风中摇曳着悲欢的姐姐
夜风摇落了你的眸子
它们飞上了天宇
闪烁着离人的寂寞
我拿着镰刀
在青海湖边收割石头

像收割韭菜一样
麦子长在云端
长在寂寞的青海湖里
一位寂寞的女郎
用她的锁骨弹奏一首离人的歌子
我坐在青海湖边
坐在云端
坐在麦地里
静静地聆听
而后
天寒地冻
路遥马亡
月比星白
夜比昼长
麦子全部枯萎
我收割的石头全部枯萎
女郎荷月而去
我坐在青海湖里
一只荆棘鸟
飞过我的胸膛
穿堂的风
从青海湖吹到了南美
在那个叫厄瓜多尔的地方
在那个盗贼满街的教堂里
神父用手作喇叭状
叫你的名字
姐姐
姐姐
你的发在春天里像韭菜一样疯长

你提着菜篮跨过春风的原野
你的篮子里装满了忧寂与欢乐
可我不知道哪样会多一点
我多想告诉你
在月夜升起的日子告诉你
姐姐
我又看到了青海湖里的石头
它们又青又白
上面写满了海子的名讳
仿佛记得
那是个寂寞的诗人
住在一座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房子里
可是
姐姐
在那些梦里
我看见他在哭泣
他从青海湖走到了日喀则
又从日喀则走到了山海关
麦子在他脚下生长
他匍匐在麦地上
他用手握住金黄的麦穗哭泣
姐姐
在陇东的兰州
麦子在大雪里生长
寂寞而悲欢地生长
留着胡子的山羊
和长着翅羽的飞天在麦地里嬉戏
我看到了你
姐姐